

梅村

梅村遗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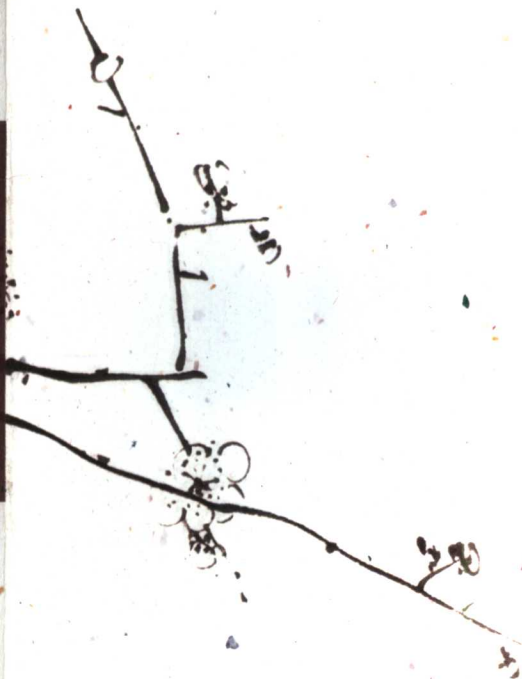
诗人吴伟业传

王振羽◎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GROUP

梅村



梅村

遺恨

诗人吴伟业传

王振羽◎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王振羽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6
ISBN 7-5343-7406-5

I. 梅... II. 王... III. 吴伟业(1604~1656) —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8865 号

书 名 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
作 者 王振羽
责任编辑 尚新莉
特约编辑 王 浩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厂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 号(邮编 210008)
电 话 025-83302635
开 本 1000×140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字 数 427,000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7406-5/G·7091
定 价 22.00 元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牵挂吴梅村至少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这样的牵挂来自于我对晚明和清初这段历史的莫名的兴趣，我为这段历史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去阅读我所能见到的文字。虽然晚明史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但我最想提及的是三个人的文字，或者说是三个人的影响：一个是郭沫若，另外一个姚雪垠，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学者魏菲德。

还是在乡间读书的时候，喜欢的是郭沫若的文字。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虽然已经过去六十年了，但是整篇文字所透出的气度和器局，尤其对晚明政局的条分缕析，非常让我这个小少年郎着迷沉醉，他所引用的吴梅村的“冲冠一怒为红颜”让我对吴梅村产生了至深的印象，虽然我并不喜欢郭沫若的一些做派尤其是在建国后“文革”中的为文为人，但一看到现在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所谓博导、博士们一提到郭沫若就是满脸的不屑，我就感到一种无

可名状的迷茫：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谈论任何事情都显得有点虚妄和空疏吧。

姚雪垠也是一个备受诟病的文人。我对姚雪垠并不了解，据说姚先生不仅自负自夸，而且还对政治颇感兴趣，这个来自河南邓县的经历过民国的知识分子，在建国后实际上一直在湖北的武汉生活，喜欢张扬和不甘寂寞的性格决定了他与周围环境的紧张，可能是曾经主政中南的王任重的作用，毛泽东对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给予了领袖人物的关照。虽然在今天看来，姚雪垠的《李自成》尤其是后几部艺术水准出现问题，但是他的《李自成》的确给在无书可读的偏僻农村的我们弟兄几个带来了不少精神上的享受，尤其是小说所透露出的种种关



吴梅村自画像

于晚明的信息使我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了难以遏制的关注和期待。小说中关于卢象升和杨廷麟的描述,虽然后来知道多来自于吴梅村的《临江参军》,但小说却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悲壮,姚雪垠笔下对洪承畴、杨嗣昌、孙传庭虽然着墨不多,但是这些人物面对朝廷的危机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当然还有后来的史可法,这个左光斗的学生,我们读《左忠毅公轶事》,读吴梅村的老师复社领袖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不仅为文字的刚毅清俊所倾倒,更为一种精神所折服。



吴梅村“标准”像

但是明朝为什么不能在江南半壁维持下去?那个时候的读书人为什么对李自成、张献忠充满了彷徨和矛盾,甚至是强烈的排拒?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人的行为为何得不到大多数读书人的理解和认同?明末和清初的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究竟是怎样面对如此之大的翻天覆地覆朝局的?所谓的桃花扇底送南朝,所谓的弘光小朝廷的闹剧种种,吴梅村们的道路选择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美国学者魏非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应该算是关于明末和清初的一部令人充满敬意的史学力作。对于这本书,我反复研读,细心揣摩,每每惊叹于一个外国学者怎会如此广泛地掌握宏富的资料?怎会如此恰如其分地体会到当时的历史氛围和种种隐秘的细节?对易代之际所谓知识分子的微妙心态的把握,怎会是如此的准

确精当?面对这样的一个太平洋彼岸的学者,尊重之外是我对吴梅村所处时代的更多的联想和耐心的体味。

在轻慢戏说和高头讲章的重围之中,在满足于快餐文化的狂潮之下,能不能客观地用开放宏阔的视野、尊重理解的心绪、平实质朴的语言尽可能接近的走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了解他们地老天荒的苦闷?烛照他们空前绝后的才情?理解他们患得患失的犹豫?亲近那个时代我们的先人们所遭遇的艰难悲苦心灵煎熬?我不敢说自己做到了这些,但我是以自己的虔诚和心智来竭尽所能试图走进吴梅村和他所处的那个破碎动荡的时代。

也许有人说可以选择明末四公子,更有人趋之若鹜地去描画“秦淮八艳”,甚至也会有人去写钱谦益,更有人会去为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招魂,但是想来想去,我觉得吴梅村这样的人物是我们走进这一段历史所无法回避和绕过的一个内容

丰富、值得为之歌哭为之悲喜为之在喧嚣和浮躁的当下而搜求爬梳无怨无悔的一个真实的纯粹的读书人，一位真正的诗人！

现在的宫廷戏似乎很热闹，清宫戏之后殃及明代。也许是鲁迅的影响，朱家父子的口碑好像从来都没有好过，朱元璋是和尚出身的流寇，朱棣是篡夺自己侄子江山的坐寇。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对历史的兴趣更集中到权谋阴险和彼此算计倾轧上。伴随着二月河先生清帝小说的一再放大传播，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最为丑陋的一面在当下被发挥到了极致，最为让大家心照不宣的词汇“官场潜规则”在坊间广为传扬，而历史上的这种先入为主的习惯意识实际上遮蔽了许多历史的真相。我们说到民国时期的抗战，往往就是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溃不成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大多数是读书人出身的将军们却悲壮地为国捐躯战死沙场，据说有 212 位将军殉国，这在整个抗击法西斯的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非常少见的，作为陆军上将血洒阵地的张自忠，很可能是整个二战中军衔最高的将领。对于读书人，在官场春风得意者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甚或是一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但是，在山河破碎天覆地翻的时候，真正砥柱中流的又往往是读书人，他们慷慨赴死，他们启蒙民智，他们投笔从戎，他们纵横捭阖。吴梅村可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铁血男儿，没有像史可法、夏允彝、杨廷麟等人为国死难，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从而成就了自己的复杂痛苦也是丰富的人生。

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既需要刚猛决绝的斗士，也需要吴梅村这样也许并不完美、甚至是不无瑕疵、但却真实的极具忏悔意识和自省意识的读书人。基于此，我埋头于吴梅村的文字，当然包括许多研究吴梅村的多不胜举的研究成果，品味咀嚼着吴梅村的诗文，有时候自己会陷入深深的郁闷悲愤甚至是绝望之中。吴梅村临死之前说，我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痛哉斯言！病重的弥留之际的吴梅村有一首词：“我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血。待洒向西风残月。抛却心肝今置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脱履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真是悲感万端，无限凄凉。达观的吴梅村不希望自己的家人和学生为自己去乞求什么铭文，有“诗人吴伟业之墓”足也。

南京是吴伟业生活过的南中旧都，他为南京也留下了不少诗文。我是在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的末期来到这座城市的，也已经快二十年了。在流水的岁月匆匆中，梅村的感慨似乎穿越了时空，每每在我心中引起清冽的迷离的恍若隔世的深深共鸣。在这将近的二十年里，繁重的工作之余，在更深夜静的午夜时

分,我瞩目过龚自珍,走进过翁同和和他的家族,为历史上的诗人帝王们倾注过不少心力,也写过不少的随笔评论文字,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很珍爱我对吴梅村的解读,期待着你的批评,我素所尊重的读者朋友。

“秋水精神香雪句,西昆忧思杜陵愁”,是一个皇帝诗人对吴梅村的评价,虽然不甚贴切,倒也反映出我对吴梅村的一种穿越过绵密浩森的血泪文字之后的无限感慨。

目 录

序 / 001

第一章 虎丘大会

引子：榜眼荣归 / 003

2. 吴门寻亲 / 005

3. 伟业制词曰：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朝喧传天下 / 014

4. 天语褒奖：正大博雅，足式诡靡 / 021

5. 奉旨完婚：泥金报入黄金屋，种玉人归白玉堂 / 027

6. 虎丘大会：三百年来未有之奇观 / 032

第二章 朝堂水火

1. 陆文声：张溥、张采倡复社以乱天下 / 043

2. 周之夔：二张且反…… / 054

3. 就讲文华殿 / 063

4. 黄道周连上三疏 / 069

第三章 长歌当哭

1. 一夜蓟门风雪里，军前樽酒卖卢龙 / 077

2. 诸将自承中尉令，孤单谁典羽林兵 / 081

3. 长望寒云悲巨鹿 / 089



4. 《临江参军》：谓之诗史，可勿愧 / 097
5. 终脱朝服，挂职神虎门 / 101
6. 营造梅村别墅 / 106

第四章 甲申之变

1. 初识卞赛 / 115
2. 梅村惊魂 / 130
3. 南中立君 / 140
4. 就任少詹事 / 150

第五章 半年詹事

1. 陈子龙：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下，岂不可悲！ / 163
2. 南京又遇卞玉京 / 171
3. 阮大铖大兴“顺案” / 178
4. 《永和宫词》：还向官家问永王 / 184
5. 拂衣归里 / 191

第六章 乙酉避难

1. 风雨娄江 / 201
2. 矾湖避乱 / 208
3. 重返太仓 / 217
4. 《琵琶行》：换羽移宫总断肠 / 222

5. 情寄《秣陵春》：避愁何处？ / 227

第七章 劫后访旧

1. 《吴门遇刘雪舫》与《东莱行》 / 241
2. 秦淮遇寇白门 / 250
3. 琴河感旧 / 259
4. 千古绝唱：《圆圆曲》 / 270

第八章 无奈仕清

1. 艰难的选择 / 285
2. 风雪征途 / 296
3. 彷徨京师 / 312
4. 两载仕清 / 326

第九章 梅村遗恨

1. 歌哭卞玉京 / 345
2. 拙政园中咏茶花 / 350
3. 受惠只从读书始 / 354
4. 钱粮案：探花不值一文钱 / 361
5. 抱恨终天：总比鸿毛也不如！ / 370

尾声：百年余韵 / 377

跋 / 385

◎ 第一章 虎丘大会

1. 引子：榜眼荣归

明朝崇祯四年，秋冬时节，北中国早已衰草连天，万木凋零。京城里轻裘锦帽的达官显宦，即便在自己的天井院里，也免不了感到寒意料峭。但在山温水暖的长江南岸苏州府太仓州一带却仍然青山叠翠，郁乎苍苍；碧水长流，舟船如梭；冠盖如云，游人如织。正是橙黄橘绿、蟹满鱼肥的好时光。

这一天，太仓州南门外的娄江码头，非年非节，却异乎寻常的热闹。自城厢到相思湾，车马轿夫填塞官道，河岸上观者如堵，人如潮涌；通往苏州府的接官亭上黼黻灿然，如云霞一样耀人眼目；亭子四周的空地上停满了各种绿呢官轿。再往刘家河看：往日宽阔的河道，仿佛一下子窄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船只首尾相连挤满了河湾。这些船上大多挂着写有“复社”二字的纱灯和帷幔。河上河下鼓乐声声，管弦悠扬，欢乐的气氛满江流淌。

若要问太仓人今天何以如此欢乐，从贩夫走卒到绅商士子都会自豪地告诉你：迎接吴骏公荣归故里。吴骏公何许人也？原来就是两榜联捷的新科榜眼、钦赐翰林院编修、复社名士吴伟业。江南原本是人杰地灵才子荟萃之地，就区区太仓一州而论，仅明代万历、天启两朝就出了三十八个进士，九十一个举人，达官显宦远非一个两个。吴伟业虽然巍科高中，给太仓锦上添花，也不过一个翰林院编修，为何家乡人给他以如此殊荣，个中原因尚需慢慢道来。

天近中午，娄江上游，一艘油漆得橙黄锃亮的双桅官船缓缓而来。人们翘首西望，老远就看见两块御赐金牌，红底金字熠熠生辉。一面牌上写着“御赐进士及第”，一面牌上写着“钦点翰林编修”。船头上一个年轻人，头上没戴乌纱，身上未着蟒袍，依旧方巾一角，长衫一袭，艳阳下如玉树临风，老远就向迎候在河岸上、船头上的人们频频拱手为礼。此时，刘家河上，犹如一阵清风掠过，只听人们纷纷议论道：

“毕竟是吴骏公啊，富贵不失书生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富贵还乡，不着锦衣，一片冰心在玉壶。”

“骏公看见我们了，骏公看见我们了！”

“骏公正向我们施礼呢！”

随着人们的议论，锣鼓鞭炮，各种乐器一齐响了起来。接官亭里等候多时的缙绅士子们，纷纷整饰衣冠，迤逦迎下接官亭来。接官亭到码头的道路，早已黄沙铺过，松软平坦。吴伟业乘坐的官船一靠岸，立刻有人搭好桥板。他满面春风，抱拳当胸，健步走下船来。首先迎上前来的是太仓知州周仲璉、吴江县令熊开元，紧接着是赋闲在家的临川县令、复社巨子张采，他后面跟着张溥的弟弟张浚、张王治，还有穆云桂、朱明镐、周肇等一干复社社友。吴伟业连忙紧走几步，来到周仲璉、熊开元等人面前，一边躬身施礼，一边口中说道：“学生何德何能，敢劳各位大人和前贤如此抬爱，岂不折杀伟业！”周、熊等人连忙一边还礼一边寒暄道：“骏公春闱高中会元，殿试联捷鼎甲，名满京华，为乡梓增辉添彩。今日奉旨回乡完婚，我吴下官宦士子，庶民百姓，谁不敬仰？谁不高兴？你看这娄江上下，人山人海，哪个不是想一睹足下丰采？”

张采接着道：“贤弟初登庙堂，就连章参劾权奸，为我东林后人，复社士子伸张正义，使我东林士子免受小人之害，直声远播朝野。不唯我复社社友，就是一般的读书人，哪个不感激你、敬重你？”

“家乡父老万人空巷到江边迎候，正是表达他们的爱戴之忧。”张浚指了指娄江两岸的人群说，“骏公，你我都在娄江长大，几曾见过这种场面？”

吴伟业闻言，环顾娄江上下，不禁心情激荡，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江岸上的父老乡亲们躬身致谢，这更引起江岸上阵阵欢腾。周仲璉见此情景，惟恐有人挤落水中，连忙说道：“骏公一路鞍马劳顿，舟船颠簸，还是早点回城去吧。这次皇上赐假归娶，家乡父老都少不了要讨杯喜酒喝。来日方长，留待异日与乡亲同乐如何？”

张采等人连忙附和：“周大人所言极是。太夫人和年伯恐怕早已倚门多时了，我们还是起轿回府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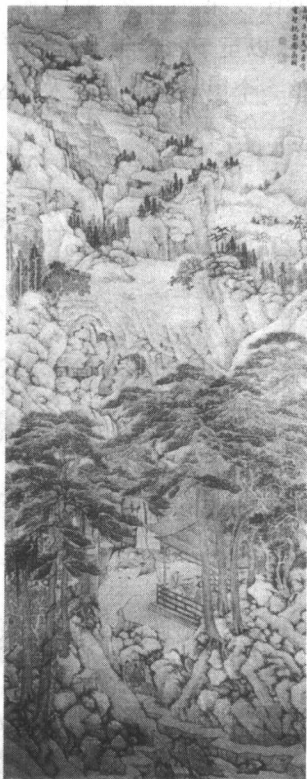
吴伟业点头称是。于是众人请吴伟业先行，吴伟业不肯僭越，经过一番揖让逊谢，还是周、吴、熊三人走在前面，张采、张浚等人紧随其后，大家众星捧月一样走进接官亭，然后纷纷上轿，回太仓城去了。

2. 吴门寻亲

吴伟业祖籍河南。其先人元末时避乱辗转过江，流落苏州昆山。五世祖吴凯，敏而好学，尤其擅长书法，曾参与修纂《永乐大典》。宣德年间曾经做过刑部、礼部主事。吴凯之子吴愈，字惟谦，号遁庵，就是伟业的高祖，成化年间进士及第，被授以南京刑部主事。弘治五年擢升为四川叙州知府。在任十二年，政声卓著，升迁为河南参政。正当宦海得意前程似锦的时候，他却出人意料地急流勇退，辞官归隐了。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徵明是他的爱婿，由于这层关系，当时一些书画名家像沈周、祝枝山（允明）、朱存理、刘嘉育等人都和他颇有交情。吴伟业的曾祖吴南是吴愈的次子，字明方，号方塘，曾做过鸿胪寺序班，被吴家后人尊称为“鸿胪公”。至此为止，吴氏三代仕宦，也算是昆山一带的名门望族了。可是到了吴伟业的祖父这一代，吴家却衰败下来。

吴伟业的祖父名议，字子礼，号竹台。弟兄三个都没有功名。老大吴谏，因为是嫡子且居长，在封建宗法制度极盛的明代，理所当然地继承、掌握了家庭的财政大权。而吴议和弟弟吴诒，因为是庶出，自小在家中就没有地位，甚至受到歧视。大哥生性豪奢，大把大把挥霍钱财，两个弟弟敢怒而不敢言。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嘉靖、隆庆年间的“倭乱”，吴家这个三代仕宦的封建家庭，也不会突然倾家荡产，一下子贫穷下来。

当年倭寇侵扰沿海，苏州昆山一带深受其害。日本海盗到处杀人越货，奸淫掳掠，焚烧村落。为保卫自己的家园，不少士绅招兵募勇，办起了团练。吴谏也变卖家产，招募了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日夜操练。这一年，一股倭寇越过杭州



文徵明《云壑观泉图》

北新湾，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绕明朝的留都南京烧杀抢掠了一大圈，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反复窜扰苏州昆山一带。吴谏和另外几支团练武装，不断对倭寇发动袭击，转战于太湖、三泖之间。不幸的是一次战斗失败，吴谏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身受重伤；幸得一名亲兵舍命把他背了回来，才保住了性命。从此吴家家产荡尽，一家老小连衣食都成了问题。吴议到了议婚年龄，因为家贫，不得不入赘到太仓王氏家中。后来三弟吴诰也迁来太仓。由于嫡庶矛盾本来就比较深，加上各自生计都很艰难，两个弟弟自来太仓后，就和大哥断绝了来往，以至于六十年不通音问。还是这一次吴伟业荣归故里，途经苏州，失散了整整一个甲子的手足亲人才又得以相认和好起来。



沈周《桐荫乐志图》

这一天，吴伟业船到苏州，苏州府的地方官员和复社中人都到枫桥迎接。不少绅商士子闻吴伟业之名，都想夤缘攀结；庶民百姓，贩夫走卒也都来看热闹。吴伟业家世清贫，本不是喜欢招摇的人，出京以后，一路轻装简从，从不惊扰地方。但自邸报传出，复社社友得到消息奔走相告，吴伟业人还没有过江，整个苏州府就轰动起来。过江之后，每到一处，就少不了迎来送往，接待应酬。繁文缛节弄得吴伟业苦不堪言。今天船还没到寒山寺，他就看见河中许多挂着“复社”纱灯的船只，他知道这是社友们迎接他来了。他不敢怠慢，连忙走出船舱，逢船便抱拳致意。到了枫桥，由不得他再三婉辞，便被众人簇拥着弃舟上岸。苏松道冯元飏在道台衙门为他设宴接风，众社友殷殷相劝，他只好“舍命陪君子”，推杯换盏，不知不觉便喝得酩酊大醉，最后被人搀扶着送回驿馆安歇。

次日早晨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临窗。他连忙起来盥洗一毕，匆匆用过早点，准备去向冯元飏等人道别，然后回船起程，不想驿卒进来禀报道：

“启禀榜眼老爷，驿外有一个人，自称是贵府姻亲，前来拜见。不知见与不见？”

“啊？”吴伟业不由一愣。因为他从来没有听祖母和父母说过，苏州有什么亲戚。稍一迟疑，接着问道：“姓什么？有无帖子？”

“无有拜帖，来说姓郑。”驿卒见吴伟业面呈犹豫之色，连忙赔笑说道，“老

爷如果无暇接见，我打发他走就是了”。

他实在想不起苏州有什么“姻亲”。他猜想可能是什么人想见他，又怕遭到拒绝，故意假托“姻亲”，也许想借机打打“秋风”。他本不想见，但又怕落下骤贵骄人的名声。略一沉吟，对正要转身离去的驿卒说：“请他进来吧。”

时间不长，便见驿卒领着一个人走了进来。吴伟业仔细打量，见来人头发已经花白，估计年龄在六旬开外，面目清癯，背已微驼，步履尚健。节令已是秋尽冬初，尚穿一件破旧的夏布长衫，跟在驿卒的后面，望着自己，面色颇为踌躇局促。吴伟业因为不明来者的身份，不便贸然行礼，只是含笑拱手道：“可是尊驾要见伟业吗？”

“正是。”来人也抱了抱拳，算是还礼，然后说道，“六十年不通音问，骨肉至亲成了陌路之人。榜眼公不会怪罪小老儿冒昧唐突，攀高结贵吧？”吴伟业听来人谈吐不俗，隐约觉得和自己家世渊源颇不一般，不敢怠慢，连忙说道：“前辈休怪，余生也晚，家门寒素，老亲旧眷不曾谋面者甚多，还望海涵。既然承蒙前辈枉顾，晚生正有许多请教之处。驿馆奉茶，慢慢叙谈如何？”“小老儿正有此意。”那老者也没有还礼，没等吴伟业拱手相让，说出“请”字，便迈步走进驿馆客厅。等吴伟业进来，他已在上首落座。吴伟业命人看上茶来，那老者捧茶在手，用盖碗轻轻拨去浮茶，浅浅啜了一口，然后放下茶盅，偷偷瞧了一眼面色平静温和的吴伟业，开口说道：“小老儿僭越无礼，倚老卖老，惹榜眼公见笑了。”

“老先生说哪里话来？”吴伟业仍旧平静地说，“长幼有序，自古之礼，怎么能说是僭越？客中不比在家，多有简慢，还望老先生见谅。何况先生已经说过，我们是骨肉至亲，那就更用不着虚文客套了。”

“素昧平生，你就那么容易轻信我的话？”老者眯着眼睛，含笑问道。

“看前辈言谈举止，绝非妄言之人。”吴伟业道。

“好！好！”那老者拊掌笑道，“令姑母果然所言不虚，鸿胪公的子孙果真个个是诚信君子！”

“谁是我的姑母？”吴伟业大惑不解地问。

“榜眼公不必惊奇”，那老者端起茶盅，一边啜茗，一边笑眯眯地问道，“敢问令祖父昆仲几人？”

“先祖弟兄三人，显祖居仲。”

“令伯祖可是名谏字玉田？”

“不错。”吴伟业道，“先伯祖表字子猷，号玉田，曾官福安县丞。”

“这就对了。”那老者慢慢说道，“令祖、令叔祖迁居太仓，令伯祖迁居吴门。膝下一男一女，其子十二而殇。其女长适郑氏，而今健在。岂不是榜眼公的堂